

海淀文史选编

雷洁琼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编
一九九四年十月

PDG

目 录

1. 忆周恩来总理来颐和园二三事
..... 刘若晏(1)
2. 两次接待工作的回忆..... 邵 钧(6)
3. 海淀镇港沟胡同甲一号的变迁
..... 王振楷(11)
4. 海淀区人民公社化概况 沈 澄(16)
5. 北京市海淀区 1949 年工会工作情况
..... 尤金砖(31)
6. 情系万安 张小曼(51)
7. 颐和园今昔 刘若晏(74)
8. 古往今来话万寿寺 田 晓(84)
9. 名刹五塔寺..... 王丽君(101)
10. 齐白石墓地轶事 徐 征(111)

11. 晏公祠 邱文忠(126)
12. 一代宗师与董公墓 秦庆丰(136)
13. 詹天佑墓迁移八达岭记事
..... 焦 雄(160)
14. 海淀汉墓考古数则 岳升阳(166)
15. 李莲英墓 焦 雄(183)
16. 李莲英墓今何在 赵立贤(186)
17. 恩济庄清代太监墓地考述
..... 杨桂梅(193)
18. 孙传芳墓 刁秀云 叶培伟(201)
19. 解放初期驻军古寺所见 ... 李洪儒(208)
20. 西山八院 刘建斌(212)
21. 实胜寺、阅武楼与香山健锐营之往事
..... 关续文(215)
22. 日伪时期华北农事试验场史略
..... 苏 迅(235)
23. 海淀区的太平鼓 姚宝苍(250)
24. 历经磨难,百折不挠——记西路军

红军老战士胡秀英同志

.....	韩凤昌(265)
25. 天下第一闸	王铭珍(275)
编后记.....	(278)

忆周恩来总理来颐和园二三事

刘若晏

周恩来总理是来到颐和园次数最多的中央首长，有时陪同外宾游园，有时路过这里或在园内短暂休息。周总理关心颐和园，在大事小事上为我们解决不少问题。

1949年秋冬，周总理、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有时在听鹂馆吃饭后，在听鹂馆院内小戏台上跳舞。戏台的台板并未整修，我们只预备一个普通的留声机和几张古典舞曲唱片。有我们颐和园几个男女干部陪舞，只跳一般的“三步”、“四步”。人不多，条件不好，但是总理很高兴。

1957年5月2日，周总理陪同缅甸议长肖恢塔游园。那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，游人很多。乘船游湖后，在石舫登岸去听鹂馆用餐。由石舫到听鹂馆有一段沿湖小路，甚是狭窄。游人热情争看首长、外宾，拥挤不堪。我在总理身前用手推游人开路，总理小声批评我：“不要推人”，总理大声对游人讲：“有客人，请大家让一让”。总理和外宾进入听鹂馆后，馆前游人集聚更多。中

8
—

央办公厅警卫处同志和颐和园干部向游人宣传，将游人组织好，留出一条路。当总理和外宾由听鹧馆出来在鱼藻轩码头上船时，游人群起鼓掌，总理频频向游人招手。为了首长外宾安全，游船直驶铜牛湾，由新建宫门离园。

1964年7月14日，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由上海回北京，在西郊机场下飞机后来颐和园。自北宫门入园，步行到谐趣园。总理和颖超同志都喜欢荷花，可是当时谐趣园荷花很糟，颖超同志讲：“太惨了”。总理问颐和园随行人员是否与养鱼有关。随行人员是保卫干部，他不了解情况，顺口答音。总理说如果是因为养鱼，对万里说不要养草鱼，总理还问了鱼价，还说给几万元抵鱼价，养好荷花。颖超同志还问是否每年都这样，随行人员答话支吾不清，总理问明随行人员是保卫干部，就说“他不了解，不要问他了。”其实谐趣园荷花不好与养鱼无关，谐趣园荷池并不搞养鱼生产，只放红鱼供观赏。保卫干部向颐和园管理处领导汇报后，颐和园立即组织专门管理小组，增加抽水供水机械，又换栽藕种，向附近六郎庄养果藕的老农请教。但是整顿几年，收效不大。直到1991年昆明湖清淤工程后，谐趣园荷花突然好转，花叶茂盛。我想应该向颖超同志汇报，又想

刚刚好转，尚未总结出经验，明年再报。不想次年花开时，颖超同志也逝世了，我未及时汇报成为憾事。（在园林中，养花与养鱼，养花当然是主要的。荷花生长与水位有关。清朝乾隆御制诗中，在乾隆三十三年的《泛昆明湖观荷四首》的诗注上，乾隆写“荷有高近一丈者”；在乾隆三十六年的《昆明湖泛舟即事杂咏》的诗注上，又写“今岁荷将发花，适逢波涨，浸及茎叶，而花事不及常年之盛。”颐和园水位不由公园管理处管理，而自五十年代起，昆明湖水位一直低，且在全市河道中，昆明湖又有水库作用，因此水位影响荷花。至1991年昆明湖清淤工程后，昆明湖水位增高，水质也好转，有利于荷花生长。）

1969年8月8日晚，周总理来颐和园，在走在长廊时，颐和园革委会领导请示长廊彩画问题，总理指示：“不必重画，抹掉才子佳人，山水画可保留。”有个游船班女工提出改画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总理说：“我们经过长征的人都画不好，你能画好吗？”总理还指示摘掉长廊内悬挂的毛主席语录。在走到排云门前时，总理说“不必在佛香阁挂毛主席像。”从1968年起颐和园造反派耗资数万元在颐和园搞了个为歌颂江青、名为《红太阳照亮戏剧舞台》的革命样板戏大型泥塑展。曾请

海淀区委书记来审查，区委书记未批准，不同意开展；但是颐和园一度私行开展，受到批评停展。这次周总理来，又请总理去看。总理说：“我送你们几个字‘热情可嘉，考虑不周’，年青人热情我知道，大戏台这么多东西堆在一块，就没有艺术性了，成了广告，连广告也不如。”文化大革命以前，中央首长来园，从不组织职工迎送。这次周总理来，革委会组织职工欢送。我是在6月30日刚被“解放”，才能参加到革命群众队伍中，我在东宫门北小门门道队伍中，总理健步出园，向两边职工微笑招手。总理和我相距不足一米，看得十分清楚，总理虽然神采奕奕，但被折磨得已经见老了，我心中十分难过。

1971年9月6日，江青来到颐和园，虽然并不在园内长时居住，但公园以“整修内部”为名，暂停对外开放。同时上级决定这年国庆不在颐和园举办游园会。9月26日（林彪叛逃事件后）突然通知仍办游园会。这年的国庆游园会有特殊的意义，管理异常严格。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分区使用，蓝色工作证只限园外，绿色只限负担工作的局部地区，黄色虽不限区域但不能进入听鹂馆，只有红色工作证才能入听鹂馆。我当时已在运动办公室工作，只有黄色工作证。我看到西哈

努克亲王由东宫门入园，在昆明湖东岸登上游船；周总理由西如意门入园，在石舫北登上游船，两船在湖上相会，然后同船到听鹈馆。周总理在听鹈馆设国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，宴席上有用昆明湖鱼片和颐和园所养菊花做的菊花鱼锅(火锅)和用昆明湖荷叶莲子分做成的荷叶肉及冰糖莲子，由革委会副主任兼听鹈馆经理亲自上菜服务。宴会圆满、游园会圆满，周总理也满意。

周总理最后一次来颐和园是在1973年5月29日下午，总理在游船上用晚饭，按照总理吩咐，只吃汤面，未用听鹈馆另做的二个炒菜。

周总理陪外宾来游园多少次，不只举行政治性的国宴，在一般游园中也在进行政治活动，例如在中美建交前后，周总理曾两次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游园。周总理日夜为国家为人民，他在时间上安排极紧。例如，1964年7月14日上午还在上海，晚上已到莫斯科，回到北京下飞机后只是路过颐和园，北宫门进，东宫门出。1973年5月29日来园也是利用在游船上吃晚饭。周总理平易近人，与一般园林工人交谈，在游园会上，他出示游园会请柬入园，把自己当作一般老百姓。周总理逝世十八年了，总理的音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两次接待工作的回忆

邵 钧

一、刘仁同志来我区视察灾情

1953年，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为了稳定首都的粮食价格，首先对面粉实行了计划供应。在中共海淀区委直接领导下，海淀区成立了临时面粉计划供应办公室，由区供销社主任侯明和区税务局局长由建民两位同志负责，我在这个办公室做具体工作。办公室的地址就在海淀镇菜库原来的区委院内。

就在这一年的夏季，麦收登场期间，海淀区南片的八里庄、罗道庄和亮甲店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。当地种植的玉米损失相当严重，成片的玉米叶子都被蝗虫吃光了，有的地里只剩下干巴巴的玉米秸秆。那时的农药供应不足，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干部们大多数都深入基层，发动和组织群众，紧急开展捕打蝗虫的工作。有一天，我从面粉计划供应办公室刚出门，还没有走出区委院门，忽然看见一辆很漂亮的小卧车开到门前，

从车上走下来两位我不认识的人。其中一人指着另一位对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市委领导刘仁同志，来这里查看灾情”。我忙说先到后院办公室找值班的区委领导通报一声，刘仁同志说：“不用了，就直接去南片灾区看看，你给我们带带路，走一趟好吗？”我立刻答应了，随即与刘仁同志一起乘车前往南片受灾地区。当时坐小卧车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，那时下乡办公或参加工作组，多数都是步行，骑上一辆自行车就蛮不错了。记得车里有空调，还有广播，真使我大开眼界。更使我难忘的是市委领导刘仁同志平易近人，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，对青年干部很关心。我那时只有23岁，刘仁同志一路上问长问短，问我做什么工作，结婚没有，有没有孩子，生活怎么样，随便地象拉家常一样地和我漫谈起来。当问到我坐过小卧车没有时，我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卧车，真没想到车里面也这么凉爽，还能听收音机！”刘仁同志笑着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国家还很穷，等以后经济发展了，老百姓就都能坐上小车了。”刘仁同志还问我：“灾区的群众是如何灭蝗的？”我说：“靠人工捕打。”这时刘仁同志很有信心地对我说：“将来农民要用拖拉机耕地，用联合机收割庄稼，用飞机喷洒农药，到那时就不会这

么费劲了！”不多时就到了蝗虫灾害严重的亮甲店村，刘仁同志下车后和我告别，就直接去查看灾情了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时常回忆起这一次为刘仁同志带路的情景。当年的市委第二书记没有官气，平易近人，并亲自下基层，想群众所想，急群众所急，哪里有困难就去哪里，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令人永远不会遗忘。

二、陪同全国人大代表载涛视察

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，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了视察巡访工作。1955年5月间的一天上午，区政府办公室秘书刘永武同志找到我，告诉我说，全国人大代表载涛（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）要来海淀区视察，载涛提出要访问视察厢红旗、厢白旗和香山一带。郭斐然区长指示我在区政府等候并陪同载涛视察。不久，载涛代表在市人大办公厅一位同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区政府，我即上车陪同载涛视察。

厢红旗、厢白旗一带都是满族群众聚居的地区。载涛代表经过厢红旗时没有下车，直接来到厢白旗村的村头。快到村边时，老远就看到有些

人在路边迎候。我们下车后，一群老头和老太太拥向前来，向载涛行礼跪拜，口称“王爷大安”。载涛急忙将老人们扶起，并亲切地问起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一些情况。村民们告诉载涛：解放以来，农民分了田，有了自己的地种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孩子们能上学识字，成年人没有文化的也进了文化补习班。过去生活没有保障，整天为吃穿奔命。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，受饥挨饿，连混合面都是配给的；国民党统治时期粮价猛涨，日子更不好过。只有解放了，共产党来了，领导着人民走向幸福道路，咱们劳苦大众才过上了太平日子。村民们对载涛说，希望“王爷”代表咱们满族老百姓向党中央、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情况吧。载涛代表听后很高兴，并对村民们讲：“我们旗人最早是依靠皇粮生活，有些人因为历史遗留的习俗，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。今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，就应该改变习俗，好好劳动，多增产，为国为民做贡献。”村民们听了载涛的话后纷纷称是，有的村民还说：“别看今年春天旱不下雨，播种困难，但我们不靠天也要种好地，发动大家抗旱，挑水点种，争取秋季有个好收成。”载涛和村民们交谈后，在厢白旗村头附近走了走，即登车向位于香山南麓的团城演武厅驶去。

团城演武厅是清政府为制止边患，组织精兵演练和阅兵的地方。当时的团城已成为附近村子堆放杂物的地方，由于无人管理，已是残破杂乱了。但载涛代表兴致很高，他漫步登上团城，绕城墙一周，边走边看，并感慨地对我们说：“当年清朝当政时期，我曾来过团城，看过清兵的演练。那时是骑马射箭，大刀火枪，真杀实砍，倒也威风凛凛。如今时代不同了，飞机大炮全用上了。以前不可与现在比拟，团城已经成为历史的古迹了。”从团城下来，载涛又走进演武厅内，当他面对着乾隆皇帝书写的“练军垂有久永视成规，选士励无前远宣伟绩”的对联时，连声称赞，并说了许多满语。可惜我不懂满语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从团城出来后，我又陪载涛代表一行去了香山公园。进园后，沿着“眼镜湖”、“见心斋”等景点一直走到“琉璃塔”，出香山公园后，又参观了碧云寺。由于视察了一上午，天也较热，我们陪载涛代表在碧云寺内的一个饮食部歇了歇脚，每人还喝了一瓶汽水。之后，我陪载涛代表乘车又回到区政府。我下车后，载涛代表就直接回城里去了。我回到机关后直接向郭斐然区长汇报了陪同载涛代表视察的情况。

海淀镇港沟胡同甲一号的变迁

王振楷

海淀镇港沟胡同甲一号，是一个有十几亩地大的院落，院中间有一座方型、周围带走廊的西式建筑。解放初，该院系民主人士张伯驹先生的别墅，后来借给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居住。和袁克定一起住的，还有一位给他看病并照顾他生活的人，据此人自己介绍曾是给皇帝看病的御医。约于1955年左右，傅作义先生买下了这座别墅。

我于1953年调到海淀派出所任所长，1960年调海淀公安分局工作，在海淀镇上工作了八个年头。在此期间，与居住在港沟胡同甲一号的主人们有过一些接触，颇令人回味。根据自己的回忆记述如下：

1954年，全国举行了第一次普选。在普选前，我和管段民警邓永安同志一起到港沟胡同甲一号去核对过一次户口。当时正逢袁克定在家。在我原来的想像中，袁克定一定是个神气十足的军阀和阔少爷。可是当我见到他以后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竟是一个个子不高、身体非常瘦弱、腿有点跛、

满脸皱纹的老头。那天袁克定穿着一身青色长袍，看到我们以后，表现得有点紧张。我问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，他说：“还可以，主要靠政府帮助，每月由民政局补助 30 元人民币。”这些钱在当时来说，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没有问题。由于我那时对党的统战政策理解得不深，听了以后还很吃惊。心里想，一个普通干部每月的工资才不过 30 多元，对这样的坏人怎么还救济他这么多钱呢？所以我马上紧跟着就问：“你對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怎么认识？”他连声说：“我有罪，有罪”，“惭愧，惭愧。”我严厉地对他说：“你要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，接受群众监督，不许乱说乱动。”袁克定连称“是，是。”接着我又问那位和袁克定一起住的人（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）“你以前做什么工作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以前是御医，现在给袁先生看病并照顾他。”我又问：“你是看什么科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会按摩，外科、内科都行。”因为我对医学根本不懂，尤其对按摩这门医术的功能更是陌生，所以当时就以怀疑的口气问那位“御医”：“按摩能治病吗？”他说：“哎，按摩什么病都能治。”接着，还给我讲了一些按摩治病的道理。我当时还是怀疑他在吹牛，心想既然那么管用，为什么许多皇帝很年轻就死了呢。我们核对过户口后就

走了。这次查户口之后不久，在普选前，袁克定他们就搬到城里去住了。

后来这个大院进行了大整修。院内堆砌了一座土山，在山上修了一个亭子，从亭子上向西瞭望，可以看到六郎庄、巴沟一带的田园风光，还能看到颐和园和香山。对房屋也进行了粉刷装修，室内安装了暖气。院里还修了水塔，栽了许多花草果树。整个大院的景象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要来住。大概在1955年春天，中央水利部有一位姓段（记得不很准确）的干部，持介绍信来海淀派出所联系工作，是我接待的。这位干部自我介绍说，他是傅作义部长的秘书，并说傅部长很快要搬到港沟甲一号来住，部里派他来了解一下当地和周围的有关情况。据段秘书介绍，这个花园是傅作义部长花三万元买的，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。果树是每棵70元买的，还雇了两名花匠专门管理果树和花木，每月工资300元。我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，向段秘书介绍了有关方面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治安情况，双方还研究了今后如何加强联系、密切配合，努力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意见。

傅作义部长从这年开始，每年春暖花开，即携家属来住；“十一”国庆节后，又返回城里居住。